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纪念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本报特邀多名作家执笔创作，以笔墨回望峥嵘岁月，品读长征精神，书写“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时代命题，引导读者铭记光辉来路，汲取奋进力量，奔赴新征程。

大渡河船工帅仕高

胡世宗

大渡河水奔涌东去，两岸崇山峻岭如刀削斧劈。我们踏上石棉县安顺乡的土地，脚下这片被称作“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的河谷平坝，藏着长征路上一段军民同心破天险的壮阔往事。

此行的核心，是寻访当年为红军强渡大渡河摆渡的老船工帅仕高。我们与他对坐访谈，那年他已72岁，眼角刻着岁月的沟壑，可谈起1935年5月的那个清晨，眼神里仍透着当年的果敢。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抵达大渡河南岸。大渡河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国民党军早已销毁沿岸渡船，妄图凭借这天险堵截全歼红军。红军在被敌军追杀的情景下，强渡大渡河，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遣团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率领下，连夜冒雨袭击安顺场，一举歼灭守敌两个连，控制了渡口，却只缴获一只渡船。要渡过这惊涛骇浪，必须找到熟悉水性的船工——这成了摆在红军面前最紧迫的难题。

红军找到帅仕高。5月25日，天刚麻麻亮，帅仕高就和其他船工一同赶到安顺场渡口，与战士们一同将那只珍贵的渡船拉向水边。拉船时，船工们高声喊道：“帅仕高，使劲拉起哦！”这声呼喊被红军官兵记在了心里，也让“帅仕高”这个名字，与即将到来的强渡壮举紧紧绑在了一起。

9时许，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正式打响。帅仕高与其他三名船工一同驾驶着那只翘首木船，载着17名勇士向着对岸破浪而去。对岸的国民党军发起了猛烈扫射，南岸的红军掩护部队立刻开火还击，暂时压制住了敌人的火力。

大渡河的凶险远超想象，湍急的水流将木船冲得偏离了原定航线，眼看就要被激流冲向下游险滩，成为敌人的活靶子。危急时刻，帅仕高和另外三名船工一同跳进冰冷的河水中，用肩膀死死顶住船身，拼尽全力向岸边推送。战士们也纷纷伸手助力，在军民同心的奋力抵挡下，摇晃的木船终于缓缓靠上了桃子湾的岸边。

17名勇士纵身上岸，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很快便击溃了扼守在此的200余名敌人，成功夺取桃子湾渡口。强渡首战告捷！此后的日子里，帅仕高始终坚守在渡船上，与其他船工一道，日夜不停地运送红军。

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将怒火发泄在曾为红军摆渡的船工身上，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帅仕高。

形势危急，帅仕高连夜向着泸定桥方向追赶红军。他一路追到泸定桥，翻过二郎山，却终究没能追上红军的脚步。无奈之下，只能退转到九龙县，从此隐姓埋名，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

其实，红军对他的牵挂从未断绝。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刘伯承两位元帅亲自向西康军区发话，要求全力寻找失散的渡河船工，特意叮嘱要找到帅仕高的下落。

西康军区立刻展开大规模搜寻。军区副政委鲁瑞林率部进驻大凉山剿匪平叛，意外发现了帅仕高。帅仕高听说红军解救他们来了，便说出自己曾给红军摆渡过河的事儿。经过一番询问后，大家惊喜地确认，这个人正是当年为红军摆渡的帅仕高。

帅仕高找到了！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到西康军区。鲁瑞林把他接到雅安，安置好他的生活，向两位元帅做了汇报。在这里，帅仕高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后来，帅仕高回到阔别多年的安顺场。从1964年开始，只要有访客来到红军强渡大渡河旧址参观，他总会主动上前，一遍遍讲述当年红军与船工们同心渡天险的故事。

1966年3月25日，彭德怀元帅到四川石棉矿视察。听说帅仕高正在石棉矿职工医院治疗眼疾，他特意安排在行程的最后一天前往探望。见到帅仕高，彭总主动上前握住他的手，细细讲述着当年船工摆渡渡河的关键贡献。帅仕高又惊又奇，忍不住问他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彭总动情地说：“我是当年的红军战士。当年强渡大渡河，多亏了你们这些船工啊！”

20世纪80年代，杨得志和杨成武等多位开国将军先后亲临安顺场寻访接见帅仕高，帅仕高成为强渡大渡河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一直受到极好的待遇。

坐在帅仕高家宅屋檐下的小板凳上，听他给我们补充了当年许多珍贵的细节。帅仕高笑着说：“后来，红军把沉在河里的船也打捞了上来，三只船连轴转，渡了七天七夜才把人渡完。”

1995年12月13日，帅仕高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石棉县委宣传部、广播局、安顺乡政府等单位特意为他召开追悼会，缅怀他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2007年8月，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国国防报联合举办的“西凤·将军情杯”感谢人民——激励军营80年十大爱国拥军新闻人物评选活动中，帅仕高荣获“十大爱国拥军新闻人物特别奖”，他的后代专程前往北京，接受了这份隆重的表彰。

我一直庆幸在重走长征路上采访到帅仕高这位传奇人物。在我眼里，他是那样普通，那样平凡，但正是这样一些看似普通与平凡的人民群众，支持和帮助红军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长征回响

（组诗）

吴东升

长征

他们用脚掌丈量土地
从江西的稻浪
走到陕北的窑洞

赤水河记得那些
用绳索渡过的黄昏
雪山顶着他们的
体温融化

二万五千里
其实只是
从胸口到旗帜的距离

雪山

雪线之上
呼吸结成冰凌
队伍像断线的念珠
滚过山脊
有人突然坐下
变成另一座山峰
而队伍继续向上
把旗帜
插进天空的缺口

泸定桥

13根寒铁
横在1935年的喉间
22粒火星
在弹雨中匍匐前进
对岸的机枪声里
长出了带血的图腾

当木板重新铺就
所有渡河的人
都听见肋骨间
回荡着金属的颤音

75双草鞋

军嫂陈发姑，一年打一双草鞋
整整打了75双草鞋
一双草鞋代表着一份思念和牵挂
她盼望着参加长征的丈夫能回来

75载的等待，她的眼睛都哭瞎了
她的泪水都干枯了
很多参加红军的人回来了
她相信她的丈夫也一定会回来
她打的草鞋，一定能用得上

万里山河一条路

陈 裕

万里山河间，有这样一条路，它就像中华民族的脊梁，挺立在中华大地上，它所蕴含的精神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传承与赓续。这条路就是跨越二万五千里、跋涉于绝境之上的长征之路。

在长征这条路上，无平坦通途可走，无充足粮草可依，有层峦叠嶂的险峰、冰封雪覆的荒原、荒无人烟的沼泽，更有穷追不舍的围堵、猝不及防的枪林弹雨……但无数热血儿女，以信仰为灯，以身躯为盾，置生死于度外，以步履踏山河，在漫天黑暗中，踏出一条通往光明的生路。

长征道路上的万里山河，每一寸都镌刻着赤诚与无畏。五岭逶迤，层峦起伏，在勇者眼中不过是细碎波浪；乌蒙磅礴，峭壁凌空，在志士脚下亦为坦途微尘，如走泥丸。湘江寒水呜咽，滔滔碧波浸润着英烈热血，江风岁岁回响，诉说着浴血坚守的悲壮；赤水波涛回旋，四渡辗转、出奇制胜，于重重围困中破开僵局，尽显绝境求生的智慧与勇毅；金沙江畔，惊涛拍岸，将士迎风竞渡，挣脱层层桎梏；泸定桥上，铁索横空，寒铁凛冽刺骨，勇士踏索冲锋，以血肉之躯勇闯天险。

千里雪山万里冰封，朔风呼啸、高寒缺氧，寸草不生的雪域荒原，是对肉体与意志最残酷的磨砺。战士身着单薄衣衫，脚踏皑皑冰雪，在凛冽寒风中艰难前行。茫茫草地无垠千里，沼泽纵横，腐草积淤，积水寒彻，饥饿、疲惫、病痛时刻考验着红军战士的意志。无粮充饥，便嚼草根、煮皮带；无屋栖身，便卧莞草、枕星辰。

这样的万里征途，世界无出其右，这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场信仰的淬炼、一场精神的垂成。二万五千里山河迢迢，每一步跋涉皆为对信仰的坚守，每一次前行皆为对党的忠诚。

如今，华夏大地上幸福的烟火随处可见，无数革命先辈们跨越山海、舍命追寻的盛世繁华，终成现实，更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一步一个脚印的实现。

历史应当铭记，每个中华儿女更都懂得，长征从未远去，它不是史书上泛黄的文字，更不是岁月里遥远的过往，而是深深镌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薪火。伟大长征精神，是绝境中百折不挠的坚韧，是风雨中一往无前的勇毅，是困顿中初心不改的纯粹，是危难中挺身而出的担当。这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代代奋进的力量源泉。

千里江山美如画，这画里有伟大长征精神的默默守护。新时代，新征途，我们当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引领，向阳而生，逐光而行，续写新篇章。

于都灯火，照亮长征第一渡

张 瑞

伫立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于都河畔，我才更加深刻地意识到，90多年前，若没有于都人民的托举，中国革命的历史或许会是另一番模样。

1934年深秋，八万六千余名中央红军将士集结于都，从贡江沿岸大小渡口启程，毅然踏上风雨漫漫的远征之路。

如今，于都革命先烈的后人化身志愿者，以情景再现的方式，深情演绎那段浴血征途的壮烈与艰辛。一声嘹亮的军号，一面面漫卷的红旗，子弟兵别故乡，父老乡亲夹岸相送，义无反顾的背影，刻骨铭心的别离……

参演者是于都的普通市民，无须精湛的演技，仅凭最真诚的敬意，以渡口石阶为舞台、贡江碧波为画卷，演绎的每一次俯身相送，每一回含泪挥手，每一步驻足回望，让跨越岁月的军民深情，再度重现于世人眼前。

“30万于都人民，共同守住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听完当地百姓质朴深情的讲述，我的心不由得为之一颤。那年，中央红军在于都隐蔽集结，八万六千余名红军将士，历经十余天完成大规模整编与补给。如此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自始至终不露踪迹，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于都百姓连夜征集八百多条船，日夜摆渡将士，沿岸家家户户捐出门板床板、房梁木料，甚至是珍藏一生的寿材棺木，只为助力红军飞渡江河。

物资极度匮乏的艰苦岁月里，于都百姓倾囊相助，累计捐献粮食90万担、银圆八十一万九千块。男女老少全员上阵加工军需，保障近九万红军将士的行军口粮。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全部由当地百姓分户安置、悉心照料。

老人妇女彻夜不眠，赶制草鞋。驻足于都革命纪念馆，一面由80双旧草鞋拼合而成的中国地图，直击人心、震撼灵魂。

为配合红军转移，于都百姓自发组建上万人运输队、担架队，随军转战四方。9700名于都热血青年挺身而出，编入红军补充团，将青春热血与鲜活生命，永远镌刻在漫漫长征路上。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于都这片红色沃土，我寻到了这句话最生动的诠释。何谓人民？是先后送八个儿子参军、八子全部壮烈殉国，一世赤诚的老人钟招子；是倾尽家资、拆尽屋舍、献出寿材，助红军架桥渡河的万千苏区乡亲；是千家万户挑灯夜作，为长征将士赶制20万双草鞋的平凡大众。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下，一幅巨型长征路线图静静铺展在广场中央。它将纵横万里、风雨兼程的二万五千里壮阔征程，深深镌刻在这片初心启航的红色沃土之上。

当双脚踏上这幅壮阔版图，伫立在万里长征的出发原点，我的目光顺着蜿蜒起伏的纹路游走，一段浴血奋进的峥嵘岁月在眼前徐徐铺展。遵义会议的转折、巧渡金沙江的果敢、飞夺泸定桥的决绝……每一道纹路都是以生命书写的赤诚忠心，每一寸征途都是义无反顾的生死奔赴，每一段征程都是矢志不渝的信仰坚守。

这幅长征宏图，是历史的坐标，更是屹立山河的精神图腾。它将一段苦难辉煌的革命岁月，永久定格在于都河畔。



本版插画 董昌秋

微小说

“咱们”回家

赵凤翔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92岁的老何弓着背，在宽大的玻璃展柜前凝视了很久。柜里一双旧草鞋，草色褪尽，鞋头残破，鞋底的草筋被岁月磨得平实透亮。

老何的指尖抖动着，像是要隔着玻璃摸摸那双鞋。孙女何知禾在背后扯了扯他的衣角问：“爷爷，这鞋是谁的？”

老何慢慢蹲下，脸几乎贴上玻璃：“你太爷爷的，你太爷爷的父亲编的。”

那是92年前，老何的爷爷坐在门槛上编草鞋。手粗得像树皮，指缝里嵌着草屑。“编紧些，”奶奶在灶台边忙活着说，“他脚踝细，松了，走山路不跟脚。”

爷爷就多绕了两圈鞋帮，绕完，拿牙咬断草绳，将鞋扔给了儿子何大牛。算上这一双，何大牛手里有十多双草鞋了。

何大牛装上草鞋就随红军大部队南下了，再也没回过村子。音信皆无的那些年，老何总梦见父亲何大牛走在雪地里。直到十多年后，他才见到了父亲。

从那以后，何大牛的故事他听了半辈子。何大牛活着的时候常讲给儿孙们，当年红军长征过雪山途中，16岁的通信员鞋磨烂了，何大牛把仅剩的一双草鞋给了他。那娃娃接过去，看了何大牛一眼，没说话，把鞋套上，跟上队伍走了。

每次老何问那人叫什么，何大牛都说记不住了。只说那娃娃脚踝也细，鞋有点大，走路时草绳在脚后跟磨出泡来。何大牛后来再没见过那娃娃，这也成了何大牛的遗憾，每次讲起都有说不出的心酸。

“16岁……和我一样大。”听完爷爷讲的故事，何知禾感慨地说。

她拿出手机征求工作人员同意，把那双草鞋拍了下来，又给老何和草鞋拍了合影。老何这才高兴起来：“父亲，九泉下有知，我看到了那双草鞋！”

走出展馆的时候，外面在下小雨。何知禾撑开伞。老何走在前面，黑色布鞋，底子厚实，踩在湿地上发出很轻的声响。何知禾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时兴的软皮鞋，清爽舒适。

“走吧，”老何说，“‘咱们’回家。”

雨不大，伞下，爷孙俩的肩膀挤在一块儿，踩着同一条水痕往前走。

水洼里的月亮

张洪霞

青给坐在轮椅上的爷爷盖上一条薄毯，推他到窗前。老人近几年时而糊涂时而清醒，清醒时他记得自己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参加过战争的老红军；糊涂时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

手机铃声响起，青的眉头紧蹙，接起电话——最近一段时间，她被公司待开发的4000亩荒滩项目弄得焦头烂额。

窗外，青的女儿在雨后的院子里踩水洼玩。忽然，她停下来喊道：“妈妈，水洼里有月亮！”

“水洼里有月亮！”小女孩这句话，让老人的记忆一下子变得清亮起来。他想起了1935年的风雪与沼泽，还有那个说水洼里有月亮的小兵……

过草地时，护送手摇发电机的100多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他和16岁的受伤小兵。小兵的腿伤越来越严重，有几次，小兵让他先走，不用管自己。他倔强地摇头，咬着牙背小兵走一段路，然后再回去扛发电机，就这样来来回回。小兵哭了，说这样下去两个人都走不出去。

晚上，他和小兵背靠背坐在草地上，口袋里仅剩的一点青稞面，谁也没舍得吃。半睡半醒间，他听见小兵说：“水洼里的月亮真大啊。”侧头看了一眼，明晃晃的圆月亮在水洼里发出清冷的光。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小兵已不在身边。发电机上，放着装青稞面的小布袋。他茫然四处张望，只见身旁的水洼上，漂浮着小兵的军帽。

“水洼里的月亮真大啊！”那是小兵留给他、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他手里紧紧地攥着那袋青稞面，泪水模糊了双眼。过了许久，他扛起发电机，向着军号吹响的方向走去……

泪水从老人深深的眼窝涌出。青的眼睛湿润了，这个故事她第一次听爷爷讲，她知道，这是爷爷心中最隐秘的痛。

小女孩瞪着懵懂的大眼睛，问：“太爷爷怎么哭了？”看着孩子清澈的眼睛，青的心情很复杂，她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么小的孩子讲述那段历史。

青望向夜空。忽然间，她心中有了方向，困扰她多日的事终于有了答案。她要把公司待开发的4000亩荒滩，打造成红军长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孩子们重走长征路，永远铭记那段历史。基地的名字就叫“水洼里的月亮”。